

西西：
《哀悼乳房》



出版資料：
台北：洪範書店，
一九九二年（初版）。

《哀悼乳房》是講述第一身敘述者「我」患上乳癌後對身邊事物、朋友以及自己生命的所思所感。面對死亡的威脅，作者態度仍是一貫的豁達，並在「哀悼」中期望「重生」的可能。

女性的乳房是性別和母性的象徵。書中女主人公「我」因患上乳癌而要將右邊乳房割除。她一直懷疑病因是由於她沒有結婚和生育，導致荷爾蒙失調。「我」因沒「履行」被指派的妻子、母親的「職責」，因而被社會認定為患有「不潔、有病、帶菌、畸型」的病人。然而，為何置身於主流意識形態外的人，便要負上「一種對自身不完善的負罪感？」(p.121)

若果「閹割」(castration)象徵了對男性權力的威脅，是身上的「缺乏」(lack)令他們覺得自己主/強的位置受到削弱，「我」卻藉著失去女性性象徵的乳房，將自己在性別和社會權力架構原來的邊緣位置，推至另一極端，從一個「非人」的角度來探討社會上種種的不協調。用「非人」來形容是因為在社會主流意識中，一個失去乳房的「女人」基本上已不算是一個「女人」。正如「我」說她已「是器官欠缺而形成的妖怪」(p.70)。而當人要面對一個極端的恐懼和危機時，反而可以更有距離地觀察和反省。

這種手法，有如卡夫卡(Kafka)的《蛻變》(Metamorphosis)的主人公變成半人半蟲後，更了解人性的醜惡。《哀悼乳房》中的「我」，在社會概念上已失去「正常人」的身分，但危機卻把她抽離以往的偏倚，重新認出事物的各種可能性，從死亡的陰霾下學習生存。

筆者無意將小說內容詮釋為對權力鬥爭的探討，亦相信作者本身並不刻意以此為其寫作意圖。小說以內心思想與自然科學知識交替的表達手法，用較客觀的態度來反映病菌對人的內外侵蝕，自然科學和心理概念兼具。小說透過「我」外觀上的「不健全」，來反省思想和感情上的缺乏。（余詠莊）

參考資料：

1. 陳麗芬：〈天真本色——從西西《哀悼乳房》看一種女性文體〉，
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陳炳良編，香港：嶺南學院中文系，一九九四年，第一三〇至一四七頁。